

九妹——著

古画之美



腊月：	莼月：	阳月：	菊月：	桂月：	兰月：	荷月：	蒲月：	梅月：	桃月：	花月：	柳月：
梅	茄	阳春白雪	苦瓜老人	潇湘水云	板桥先生	八大山人	寂寥冬心	禅僧牧溪	东瀛桃源	青藤老人	西河柳花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画之美

九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 艺术 ·

GUHUA ZHI MEI



特别策划 — | 稻 | 米 | 艺 | 文 | 周华诚
组稿编辑 — 赵运仕
项目管理 — 伍丽云
责任编辑 — 伍丽云 张 曼
责任技编 — 李春林
装帧设计 — 王 媚 汪 娟 [广大迅风艺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画之美 / 九妹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2
(雅活书系)
ISBN 978-7-5495-9332-3

I. ①古… II. ①九…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776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90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不负我心

刘墨

九妹是一位作家，但艺术，尤其是书画，对她似乎有着更特别的吸引力。

于是，比起上一本《叠梦》来，她虽然依旧写花写草，却因为与书画的关系，这花这草仿佛像画一样，是用笔墨写出的：有的风格像郑板桥，有的风格像金冬心。即使她看梅花、看荷花、看桃花，也不是“植物学”甚或“文学”化地看，而是“笔墨”化地看，于是，除了桃花、荷花，我们还可以看到柳如是或方婉仪，这花这草里就多了许许多多故事。

虽然，她原来也是这样。比如她看到古乾州的梅花，会想到她15岁时在凤凰听涛山沈从文墓地第一次看到梅花开始，就无法拒绝花开时的思念，而且会唤起久远的回忆。如今，这回忆延展到过去，一直到三百年前、四百年前、五百年前，甚至更久远！

原来，她爱看沈从文，然后到《红楼梦》，现在，她一路读一路写，文章中的书名，给了我们线索：她不单独停留在写作上，也进入了历史的深处。

但她不是学者，学者的长处是挖掘史料，让自己成为历史的发现者与记录者。九妹仍然是作家，历史是她笔下的“佐料”，她的笔下时时刻刻有着自己在，文中提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她走过的，仔细观察过的。因而，处处有她的情感与妙悟。

但又因为读史，她的感悟中有着几百年的沉积，她把史料化为茫茫时空中的烟雨，上下纵横，又淡定从容，在叙述史实的同时，轻轻地笔尖一转，就让人在沧海桑田之外，突然站在屋檐下，看一帘烟雨的侵浸。

无疑，在历史与现实面前，九妹是心潮澎湃的，但她知道如何把控自己的情感，让它在字里行间缓缓地流露，仿佛山间的溪水，虽然有时不见了踪影，却不知又在何处涌出。

穿越时空的隧道，她在用心静静地倾听隧道那头的喃喃细语，文字里绽放着陈年的芳香。

九妹也运用史料考证，比如金农，比如苏轼，比如潇湘水云……但她总是能够化知识为情感。

我在和一位传媒朋友聊天时以为，没有细节的文学不是文学，离开日常生活的文学也不是文学。它可以说哲理，但要见人见物。文学的灵魂也许是传达某种“哲理”，但文学的魅力正在于精微的描述与刻画：“斜生傍枝的枫杨树掩映着一座石桥，古香古色的巷子，古香古色的客栈，黑瓦白檐，雕花门窗，楼上楼下随处可见开满鲜花的土陶罐、扎成灯笼的土花布。我最喜欢的是临江那堵石墙，黄了又青了的苔藓

是披在石墙上的岁月，几块老朽木掏空做成的花盆生长着绿萝、兰草、紫罗兰等，下面石墙罅隙恣意滋生着几大篷虎耳草，长长的匍匐茎垂到了水面上，圆圆的厚叶子下细看能瞅出白色的绒绒毛来。那是沈从文先生写在《边城》里的草。”瞧，这就是文学，哲学家的眼中并没有这些琐碎；而文物学家也许会拔掉上面的草和青苔去看那个石罐或石墙的年代！

九妹的着眼点是具体而微的，比如她从我珍藏的红豆，想起四百年前常熟的那棵红豆树，想起半个世纪前，已经失明的史学大师陈寅恪，用了十年的心血撰写《柳如是别传》。如今到她在灯下夜深人寂时，细细地描写那红豆，花开花落，就像追忆前朝的云雾，在岁月的静默间感悟时空的转换，追怀烟雨打湿你我的梦。

九妹时时不忘她的故乡，时时忆起她路过的每一条江、每一条河，也的确，故乡与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息息相关。凤凰、里耶、茶峒、保靖、吉首、古丈、沅陵、浯溪……她几乎不写自己没有到过的地方。故乡是她写作时最丰富的资源，哪怕是一根草、一片叶子、一块石头，都给她灵感。她的文字在笔墨浓淡之间透露出心绪的起伏。

九妹引罗伯特·贝文的话说：“摧毁一个人身处的环境，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我经常慨叹自己没有“故乡”，也没有关于故乡的“记忆”，哪怕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自我“流放”。但这种状况对于九妹来说并不存在，一切在她的记忆中，都是温暖的，都是让人迷恋的，有如沈从

文笔下的湘西。

九妹的散文是艺术的，同时也是诗的，古典诗词给了她许多审美意象。一张摄影照片，都让她想起唐诗中的意境：一叶扁舟，山水隐于一片白茫茫间，鸟绝，鱼沉，人无，远远看去，只有一点，清旷孤绝——既像柳宗元的《江雪》，又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

当代散文写作，取法于古典汉语的不多。她虽然并不是古典文学出身，却不停地在阅读中接近着中国古典审美意象中的天与云、山与水，任那一股股不俗的清高志趣充溢在笔端。究其根底，也许，和中国文人的孤傲性情同出一辙吧。

甚至东瀛文学中的某一部分——生命的脆弱，恍惚的迷茫，无可言喻的生之欢喜和苍凉，也化成了纯洁到令人心痛的一种哀感顽艳，构成了九妹文字中非常值得回味的一部分，虽然这种审美情趣，仍由中国文学启示而来。

也许，结合古典语言之美和故乡的记忆，正是九妹散文创作的新方向。

在微信里，九妹描述过这样一个梦：

她在梦里来到一家清雅的老院子，院子里置有画案，案上有笔墨纸砚，九妹拿起笔在纸上涂抹，画了山水，画了屋舍，画了兰竹以及梅树。

她还清楚地记得是给自己画了一处书屋，也清楚地记得走进来一位老人，搀扶她的女孩说是她的外婆，九十八岁了。老人拿起九妹画

画的笔说那是她的笔，解释自己是做笔的，家里世代为笔庄，并坐下来颤抖着双手为九妹做了一支笔。

九妹接过那一支笔，指粗，斑管，不知是狼毫还是兔毫。她一激动，梦就醒了。

九妹说，这是她第一次梦见自己在绘画。虽然她强调，她不懂书画。也许，九妹在文学梦之外，还有一个书画的梦。

梦与现实交替，有以梦为现实者，有以现实为梦者。书画给九妹以灵感，书画也让九妹感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艺术世界。她观察，她记录，她感悟，她解读，借一幅画，她从南到北，穿行在山林里，穿行在堤岸旁。无论是听到画幅里一声落叶的叹息、一朵梅蕊的初绽，还是看到风雪满山或者幽幽的墨光，她的心里都会升起莫名的感动。那时，一幅画，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吧？

对九妹而言，绘画不是技艺，而是生命走过的印迹，在苏东坡、徐渭、八大山人、金农们的人生际遇和感动里，回顾过去，看守本心，奇幻又迷离。

“不负我心。”她这样说，也这样写。

写于2016年9月3日黄昏，时有粉色的落日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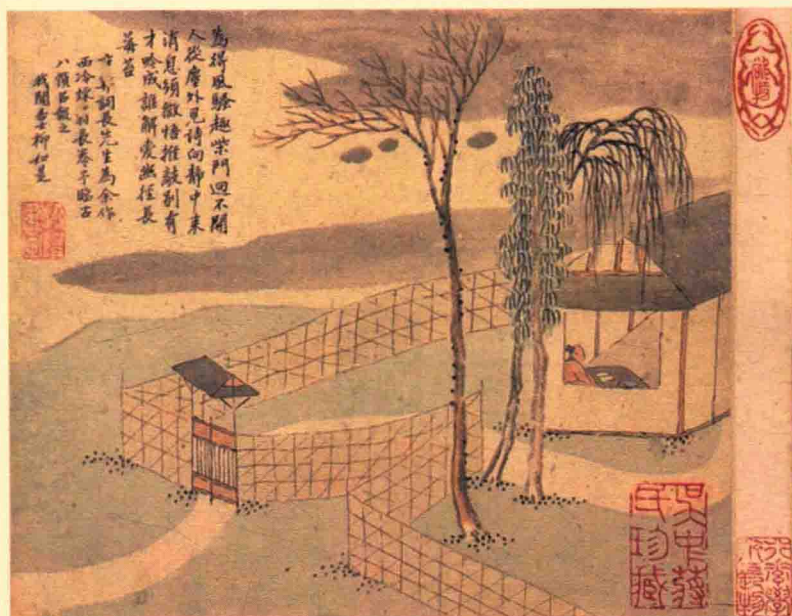
柳月：西河柳花	〇〇一
花月：青藤老人	〇二三
桃月：东瀛桃源	〇四三
梅月：禅僧牧溪	〇五九
蒲月：寂寥冬心	〇七五
荷月：八大山人	〇九一
兰月：板桥先生	一一五
桂月：潇湘水云	一三一
菊月：苦瓜老人	一五一
阳月：阳春白雪	一七一
葭月：花之寺僧	一九一
腊月：梅花三弄	二一一
跋：碗米坡的九妹	二二七

柳月

西河柳花



柳如是(1618—1664)，明末清初女诗人、女画家，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著作有《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牘》，绘画作品有《月堤烟柳图》《柳荫猫戏图》《人物山水册》等。



柳如是《人物山水册》其一，题跋：“为得风骚趣，柴门迥不开。人从尘外见，诗向静中来。消息须微悟，推敲别有才。吟成谁解爱，幽径长莓苔。古真词长先生为余作西泠采菊长卷，余临古八帧以报之。我闻居士柳如是。”

❶ 陈寅恪 20 年写就一部《柳如是别传》

江南是文人墨客心中永远的精神故乡。

三月下江南，也许白居易走过，也许苏东坡走过，也许沈周走过，也许柳如是走过，也许许多敬爱的、喜欢的人走过。不经意间，脚印重合，于是，就走到了常熟，驻足眺望，历史纷纭而至，如同河里的云影，沧海桑田。

“在常熟，听到了第一声春雷，仿佛炸在耳边。博物馆俞馆长说：‘因为自家人呢，雷声告诉你！’这是冥冥中的天意。在俞馆长的陪同下，依次看翁同龢的故居、钱谦益的墓、柳如是的墓、黄公望的墓，依次选几枚红叶献祭。墓的四周，桃花开，李花开，茶花开。”

读到老师这则微信，我就看到图片中有一张墓茔前摆放着三枚红叶。如云如织的红晕，饱蘸生命之美，显示着历经沧桑而不衰竭的光泽。是的，红叶便是活着的历史，一切都未曾老去。隔山隔水，遥祭江南属于红叶的怀想，许多人、许多事便在红的烂漫中踏歌而

来，突破时空的界限，历史皱纹一般地印出遥远而清晰的风景。

我问墓是四人中的谁，老师说当然是柳如是。当然，亦是猜想的果然，读书人一腔心事，难舍红颜。

关于柳如是，《觚剩》记云：“柳如是，名是，一字蘼芜，本名爱，柳其寓姓也。丰姿逸丽，翩若惊鸿。性狷慧，赋诗辄工，尤长近体七言，作书得虞、褚法。”又有传，柳如是号河东君，本为嘉兴人。她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的爱情传奇，就是从烟雨楼相约开始的，一生风尘而富贵，充盈而悲苦。

凝眸红叶，我咀嚼着“自家人”一词。

张潮在《幽梦影》中说：“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春至，我杂七杂八买了几十本书，一一读后，最喜欢的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读这本书是因为老师推荐，老师研究史学经常言及陈寅恪，十多年前读过此书，修订本出来后又买了一本，说是珍藏。我近年来喜读史书，史学家喜欢的书，就激起了我捧书而读的兴致，岂知拿起书就舍不得放下，读完后字字句句仍如石子投入了波心，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老师姑苏归来三日，风光历历如昨，夜深难眠，遂取《祝英台近》漫成一词：

又江南，和风渡，纵是无人处。寂寂回廊，清浅春如许。
任他疏影飞红，归舟云断，风儿碎、闲阶微步。

甚情绪？花信楼外枝头，空枉凭栏目。心事眉尖，况是斜阳暮。桃花李花横斜，仙源惆怅，谁与共、明朝客路！

感恩之情、哀婉之伤，使人感觉到老师的江南之行当有一种浪漫与感伤的气质在。读词，让我把刚放下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又重新翻开。老师是听了昆曲《桃花扇》而感。55年前，陈寅恪曾观桂剧《桃花扇》，感赋二绝，其一：



桃花一曲九回肠，忍听悲歌是故乡。

烟柳楼台无觅处，不知曾照几斜阳。

孔氏的传奇中，香君还只是红尘看破，黄冠青灯；可桂剧中的佳人已是“殉国坚贞，玉颜同尽”。这西子之沉的悲歌，也许更能触及陈寅恪旧日的感伤。剧中李香君之死，可能让陈寅恪想到“桃花得气美人中”的柳如是。李香君与柳如是同为明末“秦淮名姬”，都经历了由明到清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同有亡国之痛，只是在历史上柳如是因为丈夫钱谦益去世后被族人逼迫，自缢而亡，凄婉中更悲壮。

我是两年前才知道陈寅恪的。在湘西凤凰的陈宝箴世家门口，老师停下了脚步，说到陈宝箴与陈三立父子，也说到陈师曾与齐白石，最后说到陈寅恪。

从陈宝箴世家墙壁上悬挂的老相片中可以找到陈寅恪，他的爷爷与父亲曾在凤凰厅任职，他最爱的长兄陈衡恪是在凤凰出生的，但小了长兄14岁的他实在是与凤凰没有任何联系。我这个湘西女子与他更是隔世隔空的陌路人。

那么长的历史，那么多的往事，我只记住了陈寅恪曾经在史海跋涉20年，用文言文写就80余万字的厚厚三大卷《柳如是别传》。一位史学大儒为何要耗如许光阴，为柳如是这位曾经沦落风尘的青楼女子作传？其实，只要熟悉柳如是全部人生经历的人就会明白，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其主旨不在为钱柳姻缘留下翔实的历史记载，或传播一段轰动一时又为世俗所诟病的爱情传说，他是要为一位生于国破家亡的乱世，却表现出超凡民族气节和风骨的才女、奇女作传，是为一种伟大的人格和灵魂作传。而柳如是这样的一种“风骨”，与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血脉、心灵上是相通的。他赞誉柳如是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因此“痛哭古人，



留赠来者”。

在柳如是墓前，老师言及红豆。他献祭的三枚红叶也让我想到了红豆。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开篇《咏红豆（并序）》里说：“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篋，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斜阳外，又是谁在喟叹呢？

烟雨江南，凝结了江南的风光之美，也凝住了许多人的江南情结，直直地成了一种意境，涵蕴着自然，也晕染着心情。

我三年前第一次到江南，没有去常熟，心心念念的却也是柳如是。于是，在嘉兴邂逅了烟雨楼。

烟雨楼的成名源自《陶庵梦忆》，张岱在其中描述：“嘉兴人开口烟雨楼，天下笑之。然烟雨楼故自佳。”在近千年的历史中，烟雨楼是历代文人惆怅怀旧的诗篇，是众多墨客浓淡相宜的画卷，细细品读，枯寂的心灵霎时泛起色彩，有烟雨，有风月，有心情。凝眸楼门斑驳龟裂的匾额，我心里暗忖：烟雨无所不阴柔，烟雨楼并不属于那些文人士子吧。烟雨，泛着声色的两个字，词典解释为像烟雾那样的蒙蒙细雨，却又不是“雾”，只是在湖面上缭绕升腾的一层水汽，似轻纱，似薄雾，极尽缠绵，极尽婉约。以烟雨为楼名，烟雨楼不仅有“空空蒙蒙”的醉人风光，亦有“精舫美人”“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的无边风月，勾引着多少痴缠的魂魄，在梦的一角牵引着薄烟泛波，在月的尘埃追逐着细雨纷飞。

那么，分烟话雨，氤氲出才情女子独有的风情。

烟雨楼是钱柳定下姻缘的地方。“就楼中看湖，不若就此间看楼之妙也。”1640年春天，烟雨蒙蒙，柳如是刚结束一段恋情，从杭州来到嘉兴，正是住在烟雨楼对面的吴氏勺园养心情。十月，当时的文坛宗主和政治人物钱谦益来嘉兴，游南湖，有《题南湖勺园》诗。





烟雨楼 (刘墨摄)





这年的十一月，柳如是女扮男装往常熟半野堂拜访了钱谦益。翌年正月，两人又来到嘉兴，同游烟雨楼，钱谦益写了名闻天下的《有美一百韵，晦日鸳鸯湖舟中作》赠给柳如是。钱柳的爱情在鸳鸯湖中发生，他们二人又在烟雨楼定情，在当时明末的士林中被传为风流佳话。

几百年沉积的故事，疏疏脉脉，文字描写总是那样淡定从容，轻轻地笔尖一转，足够让你游离在沧海桑田之外，唯有烟雨的浸浸才能领悟。

从烟雨楼开始，明清许多画家、文人热衷于画柳如是小像并广征题咏，这仿佛成为一种文人的趣尚，抑或，绮思艳想，故国情怀。我曾在中国古代画集中，见过几幅柳如是小像。《柳如是别传》卷首原载有一幅柳如是小像，其容瘦小，而意态悠闲，丰神秀媚，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扇，自跋数语于幅端。与此不同，明清流传下来的摹本常见为柳如是夜访半野堂的女扮男装，其中有清代乾隆年间人陈枏《河东君初谒半墅堂小景》卷，高40厘米，宽60厘米，绢本设色，款署“己巳嘉平浩吟主人摹为芥园居士”，图绘柳如是着儒服，头上戴黑色冠帽，帽前有一小方白玉，身穿白色长衫，翩翩玉立，迎风徜徉河畔，背景空蒙。左边古柳一株，绿影婆娑，柳下湖石一块。引首金笺纸上有近人高吹万行书题字：“河东君初谒半墅堂小景。壬午中秋吹万居士高燮题。”观此柳氏画像，不禁想起清人雪苑怀圃居士《柳如是事辑》中的文字：“崇禎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

一个女人以儒巾长衫流传画史，可谓江南烟雨发酵了文人的诸般情感，氤氲出人物的情感波荡和艺术的韵致横生，留给了男人想象和缱绻。